

臺灣大專校院翻譯課程師資及 教師教學目標之研究

陳子瑋 林慶隆 彭致翎 林俊宏 何承恩

本研究探討臺灣大專校院教師對於翻譯課程教學的觀點，調查範圍廣納全臺開設翻譯課程之大專校院系所，研究透過電子、紙本問卷調查及焦點團體訪談方式進行。臺灣 101 學年度 175 所大專校院中，計有 112 個系所開設翻譯相關課程，總課程數達 1,055 門。研究結果發現，授課教師以專任助理教授為最多，且多為大班課程。由於學生人數過多，硬體資源缺乏，加上為配合學校，中文母語教師常需支援譯入外語之課程，致使教師面臨不少困境。課程目標方面，教師需針對學生程度調整，因而雖名為翻譯課程，但多數教師仍以培養學生外語能力為主，除了翻譯研究所層級，鮮少能真正訓練翻譯技巧，培育專業譯者。

關鍵詞：翻譯課程、口譯、筆譯

收件：2016年4月29日；修改：2016年6月27日；接受：2016年7月1日

陳子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E-mail: d9425@ntnu.edu.tw
林慶隆，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研究員，E-mail: cllin@mail.naer.edu.tw
彭致翎，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副研究員，E-mail: chiling@mail.naer.edu.tw
林俊宏，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講師，E-mail: gitioscar@gmail.com
何承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候選人，E-mail: ted.ceho@gmail.com
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 NAER-101-24-F-2-05-00-2-03 計畫經費補助

A Surve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urricula in Taiwan: Faculty and Objectives

**Tze-wei Chen Ching-lung Lin Chih-ling Peng
Oscar Lin Chen-En Ho**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I) education in Taiwan. Currently, there are 112 departments in a total of 175 universities/colleges in Taiwan offering up to 1,055 T&I courses. A questionnaire was sent to all teachers of T&I cour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universities/colleges now offer full-time positions other than part-time positions for T&I teachers according to a 2004 survey. In addition, a large portion of the courses surveyed have big classes with many students in each class. Lecturer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too many students in each class (for practical courses such as T&I), insufficient hardware support, and predetermined course objectives. Moreover, as there are not enough instructors who are native speaker of other languages, the Mandarin-speaking instructors often have to teach the courses that focus on translating Mandarin into another language. Last but not least, because of students' lack of second language ability, many undergraduate T&I classes are far from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kills but actually used as a part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Keyword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urricula, interpretation, translation

Received: April 29, 2016; Revised: June 27, 2016; Accepted: July 1, 2016

Tze-wei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d9425@ntnu.edu.tw

Ching-lung Lin, Research Fellow, Development Center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E-mail: cllin@mail.naer.edu.tw

Chih-ling Pe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Development Center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E-mail: chiling@mail.naer.edu.tw

Oscar Lin, Instru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mail: gitioscar@gmail.com

Chen-En Ho,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ted.ceho@gmail.com

This research is partially supported by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research
grant # NAER-101-24-F-2-05-00-2-03

壹、前言

臺灣自 1988 年天主教輔仁大學創設翻譯學研究所以降，各翻譯系所陸續成立，大專校院語文相關科系亦不斷開設以「翻譯」為名之課程。然而，相較於其他學門多有悠久傳承，演進過程多有文獻可循，新興的翻譯學科內涵鮮少有明確全面性探討，雖有 2004 年的前行政院新聞局《臺灣翻譯產業現況調查研究總結分析報告》，初步勾勒國內翻譯產學之大致輪廓，惟後續一直缺乏類似大型研究。故有關當前國內翻譯課程之師資背景、課程教學目標內容，抑或教師對於翻譯教學所感受到的挑戰，以及所需要的協助等究竟為何付之闕如，亟需探究。

本研究即針對臺灣大專校院翻譯課程發展現狀進行調查。本文係源於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2-2014 年「臺灣翻譯產學關聯研究」之部分內容，該項研究議題包括高等教育機構翻譯課程「師資」、「課程」、「教學挑戰與展望」及「翻譯政策與制度」等四大部分。限於篇幅，本文主要聚焦於大專校院翻譯課程「師資」及「課程」，詳細子題包括教師背景、課程概況及教學目標等三項，期以此作為臺灣翻譯教學基礎研究，提供後續研究更堅實的發展根基。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翻譯教育背景

長久以來，即使輔仁大學於 1988 年設立翻譯學研究所，以翻譯教育專責單位之姿立足學界，之後許多學校也後起繼之，但歷經多年發展，翻譯研究及教學仍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邇近，隨著科技日新月異、資訊普及、國際交流頻仍，作為溝通媒介的翻譯活動終於逐漸喚起各界的重視，而翻譯學門亦因國外翻譯研究蓬勃發展開始興盛（何慧

玲，1999；林慶隆、劉欣宜、吳培若、丁彥平，2011）。為因應全球化潮流與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如何培育優良翻譯人才，值得投入更多的關注。

晚近國內翻譯教育相關研究日漸增加（王珠惠，2003；何慧玲，1999；李翠芳，1996；胡家榮、廖柏森，2009；楊承淑，1996，1997；戴碧珠，2003），但多從微觀面向著手，或僅調查口譯或筆譯單一面向。述及整體口筆譯教學情形的研究仍居少數，例如行政院新聞局（2004）的大規模調查。

有關臺灣翻譯教育機構發展之趨勢，可由歷年研究看出成長軌跡。根據何慧玲（1999）之研究，國內當時設置翻譯課程的應用外語科系有 22 所。行政院新聞局（2004）之調查有 101 所；胡家榮、廖柏森（2009）研究結果顯示 2005 年時，國內應用外語系所共有 75 所，外文系所 44 所，其中 99 系開設口譯課程，翻譯課程之快速發展可見一斑。

行政院新聞局（2004）的翻譯教育調查以問卷及訪談進行，問卷分為教育機構與翻譯教師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教師僅約兩成受過專業翻譯訓練，部分系所認為翻譯並非專業，相關學歷皆可勝任。此外，部分學校聘任教師時礙於學歷限制，需具備博士學位方得聘為專任，惟國內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設有博士班。若以兼任資格晉用，翻譯專業人力也不一定願意從事教職，因此適切教師人力匱乏。何慧玲（2003）亦指出，由於國內與日本翻譯教學之師資均以兼任為多數，對於市場專業口筆譯者，僅為兼差性質，因此較無法確保教學品質。

行政院新聞局（2004）的研究已為臺灣高等教育翻譯教學勾勒初步輪廓，不過 2004 年距今已久，而且該研究僅探討教師個人及系所基本資料、發展計畫、遭遇困境、對證照制度看法等意見陳述，並未問及教學理念目標、教學內涵等，缺乏與課堂直接相關的資訊，加上此後便無同樣規模的研究，最新的發展情形不得而知。本研究恰可延續前人研究，補足翻譯教育與產業的藍圖，更可追蹤 2004 年迄今超過 10 年以上的改變。

二、翻譯教學發展目標

翻譯學科發展受到時代、地區影響，不同時期的發展重點也有不同。劉靖之（2001）提及，香港由於地理歷史環境特殊，各大學翻譯學科有不同的重點取向：第一類著重漢學（香港大學），第二類為數最多、影響也最大，著重結合理論與實踐（中大、理大、城大、嶺南），第三類偏重實踐（浸會），第四類則是以遠距方式提供成人進修學習（公開大學）。Takeda（2012）也曾提及，在日本經濟走低的情境下，由於翻譯看來較為「實用」，所以受到歡迎，成為「提升英語能力」的其中一種方式。本調查研究則希望能呈現目前臺灣的翻譯教學走向。

由於各方所處情境不同，對於翻譯教學的目標各異，教學模式和方法也就各有不同。鄭曄、穆雷（2007）便認為有必要先了解整體翻譯學科發展在相關課程中的定位，例如對應用英語系而言，翻譯課可以發展自己的特色，不一定要以培養譯者為主，反而提升英語能力才是最大重點（楊承淑，2000，引自李亭穎、廖柏森，2010）。廖柏森（2003）認為，從認知主義及社會建構理論的觀點而言，翻譯不必然是外語學習的障礙，因此也不一定要嚴加禁止，只要慎加注意翻譯活動背後目的與使用時機，並提醒學習者翻譯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有助於提升外語或甚至多元能力學習之成效。

可惜的是，目前各項關於翻譯教學目標的問卷調查研究仍以小規模為主，無法看出翻譯教學的趨勢。Li（2002）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70 名大學部學生，廖柏森與徐慧蓮（2005）研究臺灣中部某技術學院應英系共 42 人，李亭穎與廖柏森（2010）則是研究兩所翻譯系、兩所應英系共 89 人。其中 Li 研究方向為口筆譯、後兩項研究則為口譯。Li 研究發現，學生主修翻譯，主因不是因為想當譯者（17.2%），而是對中英文有興趣（55.7%）以及想增加語言能力（25.7%），也認為在翻譯訓練當中，應該是先有語言訓練，再有翻譯訓練（51.4%），而且最好能在翻譯本系當中提供相關語言訓練課程（52.9%）。談及最有用、

最無用的課程，口譯課程、電影及廣告翻譯、商業翻譯、法律翻譯都有 20% 以上的學生認為有用，翻譯史、翻譯原則、文化與翻譯則都有超過 28% 的學生認為無用。雖然如此，問及學校課程能否切合實務，仍然有 58.6% 的學生認為不太符合，並有 62.9% 的學生認為課程中應該只要有實務課，不該放入理論課。關於要如何改善課程，分別有 28.6% 的學生認為要提供更多實務課程與語言訓練課程。

Li 的研究和後兩項對口譯教學的研究若合符節；廖柏森與徐慧蓮（2005）發現口譯課確實可輔助學生學習外語，並提升其學習興趣和動機，而李亭穎與廖柏森（2010）研究翻譯系和應英系學生，也發現兩類學生學習口譯的最大原因都是要提高語言競爭力，對口譯課程最大的期待是要教授口譯技巧，學習問題都在於英語能力不足，只是翻譯系學生偏向希望加強語言能力，而應英系學生希望能有更多練習和實習機會。

正因以「翻譯」為名之課程眾多，而翻譯又具備有「提升語言能力」及「提升翻譯能力」兩種取向的優點及發展方向，實有必要進行完整調查，以瞭解目前國內大專校院翻譯課程教學之理想與實際是否有落差扞格，未來可和產業需求進行交互比較分析。

三、翻譯產學關聯

就培育翻譯人才為導向之翻譯系所而言，臺灣各翻譯研究所向來強調實際且能適應市場需求的翻譯訓練，穆雷認為臺灣的翻譯研究所：

直接面向市場，課程設置強調口筆譯實踐，邀請部分職業譯員和高級編審授課，明確其培養目的在於促進經濟、工業、科技等各方面不同文化之間信息的交流。（穆雷，2007，頁 13）

由上可見臺灣的翻譯研究所有相當的實用導向。然而，自輔仁大學創立翻譯學研究所迄今已 20 多年，產業界的馮國扶仍認為「整個臺灣社會……欠缺真正的翻譯專業人才」（馮國扶，2012，頁 202）。國外研究如 Katan 調查全球約 1 千位譯者也發現，翻譯相關系所出身的譯者，

進入職場後覺得求學過程中有用的通常並非學術科目，而是實務科目（Katan, 2009）。至此可知，學界和產業之間對於翻譯專業人才培養的認知仍有差異。

特別是近年來華文市場經濟活動熱絡，與全球經濟整合程度越來越高，翻譯活動也隨之發展興盛（宋書聲，2007），而臺灣最近十餘年間，翻譯研究所數量不斷增加，大學部設置翻譯相關課程的學校也越來越多（行政院新聞局，2004；林慶隆等人，2011），顯示翻譯逐漸受到重視。然而，翻譯活動快速成長的狀況並非臺灣獨有，同樣使用華文的中國大陸，發展速度更為驚人。中國大陸翻譯人才培育採學術、專業學位分流，除建立本科學士、碩士、博士翻譯教育體系，並自 2007 年設立以職業、實用為導向的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TI），至 2011 年有 159 個學校機構培育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且每年持續增加中，迄今已有 206 個（中國翻譯協會，2014）。根據〈翻譯碩士專業學位設置方案〉第一條，此學位設置目的為培養高層次、應用型高級翻譯人才，屬於專業學位，而有別於傳統翻譯碩士（MA）的研究型人才。翻譯相關的課程快速進展，課程設計的目標及範疇明確許多（穆雷，2008）。此外，並在大學部開設翻譯學士層級專業學位，迄今有 196 所學校試辦（中國翻譯協會，2015）。

相較於中國大陸翻譯產業及課程結構巨幅變動，臺灣的翻譯課程教學及學制並無太大改變。雖然各翻譯系所均強調翻譯實務，但在教學宗旨目標中，只有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口筆譯碩士班，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特別提及產業面向；前者強調「建立翻譯產學雙贏之共生機制」，明確將「產業」帶入教學目標重點之中，唯仍僅著重於產學合作夥伴、參與翻譯工作等層次。產業在此的角色類似建教合作，提供實務工作的機會，但並未明確成為研究的對象之一（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2013）。至於臺師大翻譯所則列出「翻譯與文化科技及產業政策研究」，以產業為研究對象，而非僅為合作夥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2013）。可見翻譯產業／市場的研究，

在臺灣學界仍未受到重視。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1 年提出 8 項翻譯發展策略，與產業相關者便有「制定國家翻譯發展政策」、「培育各專業及各語種的翻譯人才」，以及「進行翻譯發展基礎性研究」等，由不同面向建立推定翻譯產業發展所需之政策、人才培育方向及產業基礎調查（林慶隆等人，2011），若產學雙方能進一步合作，有助提升翻譯教學成效。

近年國外翻譯產學相關研究發展迅速，例如香港曾進行翻譯公司徵才調查。結果發現，雖仍以翻譯技巧及語言能力為選擇員工時優先考量的條件，但已可看出翻譯技巧並非產業唯一需要的能力，由產業整體觀之，翻譯並非僅有文字轉換一環，還需要有其他職能配合，包括一般常識、教育程度、壓力下的工作能力等等（Li, 2007），因此翻譯系所培養翻譯相關人才，也應該瞭解產業的真正需求。苗菊與王少爽（2010）蒐羅中國大陸 434 則翻譯相關職位的招聘訊息，發現翻譯從業人員所需的 15 項能力選項中，「中外文語言及互譯能力」僅排名第二，反而是「電腦操作能力」居首，第三名也是與電腦操作相關的「基本網路知識和網路資源使用能力」。

Tan（2008）指出，以往各國翻譯教學皆以技能訓練為終極目標，僅著重實務運用，因此皆可歸諸訓練（training）課程，然而大學翻譯本科系的教育，不應與技能訓練學校或非本科的翻譯課程一般，只注重技能訓練；本科翻譯教學應採取教育（education）與訓練並重，透過「全人教育」（whole-person education）的方式體現。Tan 提出「翻譯教學全人教育教學法」（whole-person educatio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teaching）的模式，並設計「譯者教育金字塔」（translator education pyramid）的概念圖，以呈現全人教育所需具備的兩大領域能力，包括處理翻譯案件所需的所有譯者能力（translator competence）（除了轉換技巧，也包含工具技能、學理、專業規準等知識），以及語言相關知識與溝通能力，希冀譯者能全面發展，除了具備翻譯技巧、語言能力、專業知識，更能靈活變通，進行批判性思考，並且持續精進。Kiryaly（1995）

綜合前人研究結果，認為市場上需要的譯者不只需要語文能力，更需要責任感和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能夠蒐集可用的資料、製作出符合客戶需求的翻譯成品。李憲榮（2006）也認為，透過大學教育，可以為語言、專業、翻譯奠定相關基礎，而且許多學生經過四年的翻譯訓練，語言能力也有顯著提升，甚至比外語科系的成效更好，無論未來是否從事專業翻譯，翻譯訓練對於在其他領域的工作也有所助益。

當前國內大專校院翻譯教育的走向究竟為何？是以培育職業譯者為主？抑或是以翻譯為情境，提供語言學習的新契機？翻譯教師心中所想與實際規劃的內容又以何者為重？本研究延續前人研究成果，以教師為研究對象蒐集分析最新資料，以勾勒出時下教學藍圖，了解翻譯教學的發展狀況並回答前述幾項研究問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翻譯教育的面向著手，調查翻譯課程任課教師對於翻譯課程不同層面的看法。由於高等教育中之非正規推廣教育機構性質特殊，開課狀況、教學方式、學生人數等因為多方因素影響而異於正規教育，因此本文僅針對正規教育進行探究，以免兩類性質差異甚大的群體參雜導致結果混淆。

一、研究母體

本研究以全查方式調查臺灣大專校院系所開設之翻譯課程。大學校院名單取自教育部「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一覽表」，¹專科學校名單則取自教育部「公私立技專校院一覽表」101 學年度資料。²分類整理結果如圖 1。

¹ 教育部 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一覽表，網址為 <https://ulist.moe.gov.tw/Download/FileDownload>

² 教育部公私立技專校院一覽表，網址為 http://tve.uch.edu.tw/All_Data_Pdf%5CYear_101.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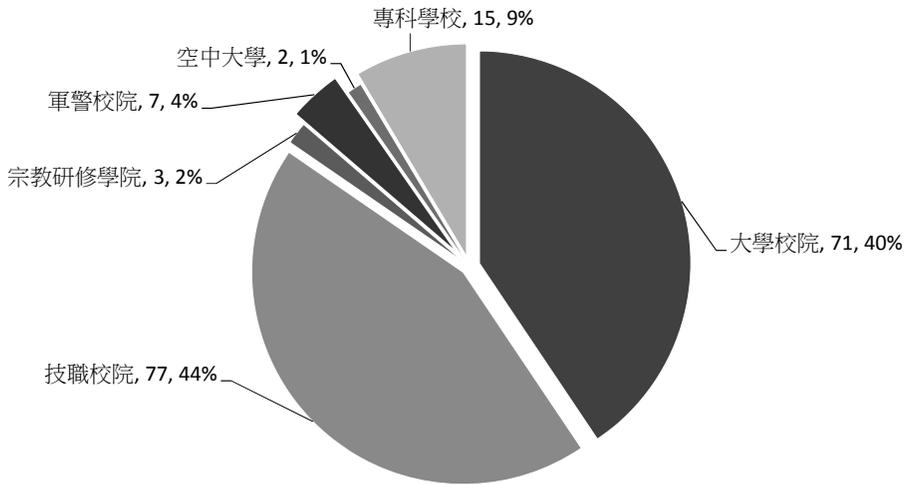


圖 1 臺灣之大專校院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次調查含大學校院、技職校院、空中大學、軍警校院、宗教研修學院、專科學校等 175 所大專校院，結果顯示大學校院、技職校院、專科學校等總計 110 所學校開設翻譯課程，而空中大學、軍警校院及宗教研修學院則未開設翻譯課程。再細分至系所層級，共 112 個系所設有相關課程。教授翻譯課程之教師共 532 位，總課程數多達 1,055 門，其中大學校院開設 536 門翻譯課，為數最多，占總數 50.8%，翻譯系所次之，雖然只有 7 所，但開課總數 280 門，占全臺翻譯總課程數 26.5%，再者為科技大學 155 堂翻譯課，約莫 14.7%，最後則分別為技術學院 68 門（6.4%）與專科學校 16 門（1.5%），詳如表 1。若僅區分翻譯系所及非翻譯系所，並計算平均各系所開課數，則可以發現 7 個翻譯系所平均開課數為 40 門課，105 個非翻譯系所共有 775 門翻譯課程，平均開課數則為 7.38 門課。相較之下，翻譯系所的平均開課數是其他系所的 5 倍多。

表 1

臺灣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翻譯課程開課數量

類別	課程數	百分比 (%)
非翻譯系所		
大專校院	536	50.8
科技大學	155	14.7
技術學院	68	6.4
專科學校	16	1.5
翻譯系所	280	26.5
合計	1,055	100*

* 因各分項四捨五入，加總值為 99.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整理之資料源自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所合作之「臺灣翻譯產學關聯研究」，問卷設計主要參考行政院新聞局 2004 年《臺灣翻譯產業現況調查研究總結分析報告》與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2 年《臺灣翻譯產業調查研究報告》（陳子瑋等人，2012）。前者取其「教育機關資料問卷」與「翻譯教師問卷」之內容作為基礎，加上《臺灣翻譯產業調查研究報告》問卷中有關譯者個人資料、翻譯政策、翻譯產業機制之問題，另參照翻譯教育相關文獻，從教育目標、教學內容、方法、評量、科技等面向取前人探究之議題，整合後納入問卷。

問卷設計大部分為勾選題，大題分為「個人資料」13 題、「課程概況」13 題、「教學挑戰與展望」4 題、及「翻譯政策與制度」3 題等四大部分。內容包含授課教師背景與研究專長、系所資源、開設課程概況、教學內容、授課及評量方式、課堂面臨之挑戰，以及教師對於理想

課程與教育整體環境變化之看法。問卷題目除第 1 部分為教師的個人及課程相關基本資料外；第 2 至第 4 部分則使用五點李克特式量表（Likert Scale）蒐集受訪者意見。

問卷初稿請 3 位同時身處學界與業界的專家進行試填與問卷設計諮詢，針對問卷涵蓋範圍、實體內容、問卷編排及填答方式、問題陳述與選項等提出修正意見。第一次專家諮詢具體修訂之範圍包括增設部分子題、部分填答方式改採五點量表等；增訂完畢重新邀請 3 位具有實務經驗之翻譯教師進行二次預試，並再次針對問卷提出修正建議。同時，本問卷係屬調查事實資料之問卷，並未涉及任何抽象構念，經由前述 6 名深具實務經驗之資深翻譯學者專家建議，得以確保問卷內容效度。

三、問卷處理分析及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屬於全查，問卷發放對象為大專校院各系所翻譯教師，以網路平台為主要發放問卷途徑。除透過電子郵件邀請翻譯教師上網填答，另寄發電子公文至各系所請其協助宣達。網路問卷包含五大類別，分別為「一般大學」、「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專科學校」、「翻譯系所」。所有問卷皆附邀請函與填答說明，解釋問卷宗旨與相關注意事項，並提醒請受訪者勿重複填寫。經整理 112 個系所翻譯課程之 532 名授課教師電話、電子郵件等個人資訊，逐一寄發電子郵件邀請參與研究，並另於相關網站宣傳研究訊息。

問卷回收後逐一檢視回卷內容，缺漏之處透過電話、電子郵件方式請填答者補齊，若資訊缺漏嚴重且無法成功聯絡填答者，則不予採計。網路問卷方面，由填答者 IP 位址確認 138 份問卷無重複填寫。所有回收問卷皆匯入 SPSS 進行統計分析，獲得初步結果後搭配焦點團體訪談，以驗證資料正確性與補充細部資訊。焦點團體訪談分別於 2013 年 7 月及 8 月舉辦兩次，參與人數共 11 人，皆由填寫問卷時表達願意接受後續訪談之教師中挑選，除考慮時間是否可以配合之外，選擇各次焦點訪談時，也盡量依照母體分配安排受訪對象出席場次，並於會前提供訪談

題綱。受訪教師背景資料詳見表 2。

表 2

本研究焦點團體訪談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學校類別	教學年資	語言	類型	主要職業
A	女	一般大學	1-3 年	中英	兼任講師	自由口譯員
B	男	一般大學	10 年以上	中英	專任副教授	大學教師
C	女	一般大學	3-6 年	中英	兼任講師	自由口譯員
D	男	一般大學	10 年以上	中日	專任講師	大學教師
E	女	技術學院	6-10 年	中日	專任助理教授	大學教師
F	女	科技大學	10 年以上	中英	專任講師	大學教師
G	男	翻譯系所	6-10 年	中英	專任副教授	大學教師
H	男	一般大學	1-3 年	中西	兼任助理教授	大學教師
I	男	一般大學	10 年以上	中俄	專任教授	大學教師
J	女	翻譯系所	6-10 年	中英	專任助理教授	大學教師
K	男	翻譯系所	10 年以上	中英	專任教授	大學教師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肆、調查結果

本研究共發出 532 份網路問卷填答邀請函，然部分教師之電子郵件已不再使用，因此系統無法成功寄出信件。經統計，共 46 個電子郵件地址已不存在，因此實際之邀請函總數為 486 件。研究共進行兩次催收，最終總計回收 157 份問卷，其中包括 12 份紙本問卷、7 份電子問卷、138 份網路問卷；網路問卷各分流回卷狀況整理如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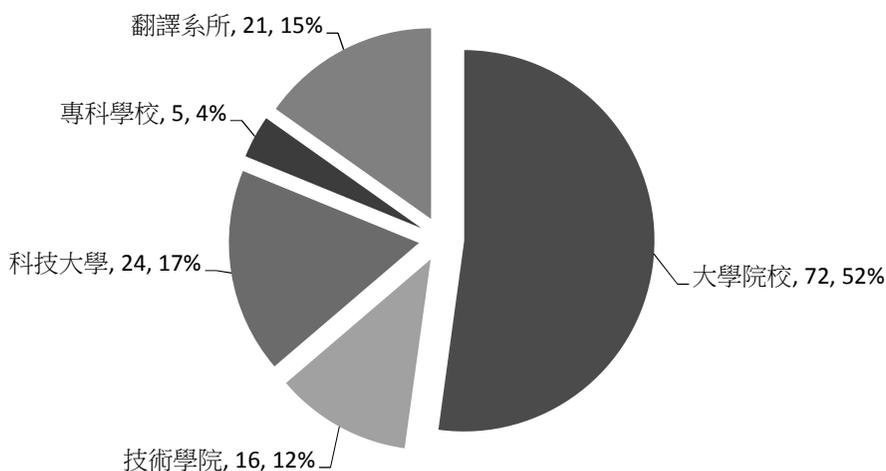


圖 2 受訪教師任教學校類別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一、任課教師背景分析

(一) 教師職別及職等：專任居多，兼任教師以講師為最多

146 位翻譯教師中，女性占 68.5%，男性占 31.5%。其中 110 位專任，31 位兼任，另外 5 位則為近年來新出現的專案教師，詳如表 3；顯示目前翻譯教育的主要人力為專任教師，占所有教師 75.3%；職等比例最高者為專任助理教授，共 41 人，占 28.1%。31 位兼任教師中，有 23 位是講師，比例高達 74.1%。

專任老師居多的調查結果與何慧玲（1999，2003）、行政院新聞局（2004）及胡家榮、廖柏森（2009）有所不同。根據前人研究時序前後可以明顯看出，翻譯課程專兼任老師比例由早期兼任居多，逐漸轉變為專兼任比例相近，至本研究調查則已呈現專任居多現象。

講師多半以兼任身分任教之原因，可能於國內大專校院大多以博士學位為晉用教師門檻之作法相關（李憲榮，2006），也顯示行政院新聞局（2004）調查所得之「教師學歷限制」挑戰仍然存在。針對此限制，

陳瑞山（2014）已經開始探討解決的可能途徑，未來後續發展值得持續密切觀察。

此外，經由資料交叉比對兼任教師之背景發現，比例最高的講師中，有極大部分皆獲有國內外翻譯研究所之碩士學位，並在兼任教學之外，也同時從事翻譯實務工作。訪談結果亦顯示，此類教師也多半將實務工作的經驗及實例運用於課程中，符應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中所揭示之「提升教師實務經驗與教學能力方案」與「兼顧產業」的理念（教育部，2013a，頁 42，69）。

表 3
受訪翻譯教師職別、職等及人數

職別	職等	人數	百分比 (%)
兼任 (31 人, 21.3%)	副教授	3	2.1
	助理教授	5	3.4
	講師	23	15.8
專任 (110 人, 75.3%)	教授	9	6.2
	副教授	34	23.3
	助理教授	41	28.1
	講師	23	15.8
	其他 (未說明)	3	2.1
專案教師 (5 人, 3.4%)	助理教授	4	2.7
	講師	1	0.7
合計		146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開課單位方面，翻譯系所課程者共計 36 人次，占 21.4%，其他系所課程為 132 人次，約 78.6%。因此，如表 4 所示，以數量論，臺灣翻譯教育之最大宗實為翻譯系所以外的其他系所。比較表 1 與表 4 之結果，

可以進一步檢驗樣本與母體的一致性。表 1 母體調查結果顯示翻譯系所課程總數為 280 門，占總課程數之 26.5%，而表 4 可以清楚看出樣本中翻譯系及翻譯所，若不計翻譯學程，則課程比例總和為 21.4%。比較結果可以進一步確認樣本與母體的分配近似，統計結果的推論品質較好。

表 4

受訪教師口筆譯課程隸屬單位及數量（可複選）

隸屬單位	數量	百分比 (%)
翻譯研究所內課程	20	11.9
翻譯系系內課程	16	9.5
其他系所通識課程	2	1.2
其他系所系內課程	108	64.3
其他系所所內課程	10	6
其他系所翻譯學程	12	7.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教師母語：中文母語師資為大宗

本次調查的結果包括 8 種語言，中英組合最多，共 111 位，占課程總數的 76%，其中 110 位為中文母語教師，英文母語教師僅 1 位；其他語言組合的翻譯課程只約占四分之一，由於某些語種師資嚴重匱乏，部分教師反映，課堂教授的語言組合有時甚至是自己的第二或第三外語，教學相當吃力。就本次調查結果而言，當前翻譯教育仍高度集中於中英組合；同時，由於外語母語師資短缺，不管語言方向，教學重任大都落在中文母語的教師身上，中文母語教師總共 141 位，占整體 96.6%，參見表 5。此外，統計檢定結果顯示，資淺者擔任非譯入語母語中譯外課程比例較高，究竟是否因為實務經驗較豐富者對於擔任非譯入語母語翻譯教學有特定顧慮，則需要進一步探討。

表 5

受訪教師自身語言組合與教學語言組合的數量統計

語言	教師自身語言組合							
	母語		第一外語		第二外語		第三外語	
	數量	百分比(%)	數量	百分比(%)	數量	百分比(%)	數量	百分比(%)
整體	146	100	146	100	9	100	2	100
中文	141	96.6	5	3.4	-	-	-	-
英語	1	0.7	110	75.3	3	33.3	-	-
日語	3	2.1	18	12.3	2	22.2	-	-
西語	-	-	5	3.4	2	22.2	-	-
法語	-	-	4	2.7	1	11.1	2	100
德語	-	-	3	2.1	1	11.1	-	-
韓語	1	0.7	-	-	-	-	-	-
俄語	-	-	1	0.7	-	-	-	-

教師翻譯教學的語言組合		
語言組合	數量	百分比 (%)
整體	146	100
中英	110	75.3
英中	1	0.7
中外	31	21.2
外中	4	2.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 教師任教動機：多因所學專業與興趣而任教

本次共 85 位填答者表示因為「所學專業」而任教，占 58.2%，也有 80 人（54.8%）是因為自身興趣，再者則是研究領域相符，共 61 人，約 41.8%，接下來才是非個人的理由，包括系所派任、配合系所發展需求，零星理由則如增加收入、具有實務工作經驗等，參見表 6。

表 6

受訪教師從事翻譯教學工作的原因分析（可複選）

從事翻譯教學原因	人數	百分比 (%)
所學專業	85	58.2
興趣	80	54.8
符合個人研究領域	61	41.8
系所指派	56	38.4
配合系所發展需求	52	35.6
其他	3	2.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教師主要研究領域：依次為翻譯研究、語言學、外國文學、文化研究

翻譯教師除筆譯／口譯教學外，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最多為翻譯研究，占 146 位填答者的 49.3%，其次為語言學及語言教學，占 41.1%，再者為外文文學，占 29.5%，之後則是文化研究 22.6%；其餘如心理、政治、戲劇、宗教等類別，比重皆低於 5%，統一列入「其他」項目，詳見表 7。

表 7

受訪教師除口譯／筆譯教學外，主要的研究領域及人數分析（可複選）

研究領域	人數	百分比 (%)
翻譯研究	72	49.3
語言學（含語言教學）	60	41.1
外國文學	43	29.5
文化研究	33	22.6
其他	35	2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回復問卷的 146 位填答者中，有 89 人（61%）未具有翻譯相關證照，具有證照的 57 人中，以 41 人持有「國內外翻譯系所畢業證書」（可

複選)，比例最高；另外有 17 人（11.6%）曾接受過非學分制的翻譯課程培訓，詳如表 8。根據補充，填答者受訓時數差異甚大，從 2 小時至 150 小時皆有，而且幾乎每個人都不相同，顯示各類證照訓練內容並不完全相同，且可能差異極大。此外，6 人取得教育部舉辦之翻譯能力檢定證書，筆譯 4 人，口譯 2 人。其餘類型之證書則相當多元，2 人取得翻譯所專業考試證書（未取得畢業證書），另外也有澳洲 NAATI 翻譯考試證照、梁實秋翻譯文學獎、口譯教學工作坊證書、教會口譯任命書等。

表 8

受訪教師是否具有翻譯相關證照種類及人數分析（可複選）

證照種類	人數	百分比 (%)
無	89	61
國內外翻譯系所畢業證書	41	28.1
非學分制翻譯訓練課程	17	11.6
教育部翻譯能力檢定筆譯合格證書	4	2.7
教育部翻譯能力檢定口譯合格證書	2	1.4
其他	8	5.6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然而，比較表 6 及表 8 可以發現，填答者對於「專業」一詞之詮釋有差異。根據表 6，85 位填答教師表示翻譯為自身所學專業，占 58.2%。然而，取得翻譯學位或持有翻譯證照者只占 39%，與受訪者填答的所學專業出現 19.2% 之差距。在絕大多數大專校院所中，擔任課程的老師多半是本科系畢業，研究領域也多半與教學科目近似，原因在於進用教師的流程會優先聘用本科系畢業的教師。然而，本次調查結果顯示，這種狀況在翻譯課程則稍有不同。比較表 6、表 7 及表 8 可以發現，表 6 勾選任教原因為「所學專業」者有 85 位教師；表 8 中，翻譯系所畢業之教師共 41 位，而於表 7 勾選主要研究領域為「翻譯研究」

者則有 72 位。其中似乎出現學歷、研究領域與所學專長等三項調查結果並不完全一致之現象。由於此三個問題皆為複選題，因此必須進行交叉比對，才能進一步了解其中關係。

首先，受訪教師主觀認定哪些領域屬於翻譯課程的專業範圍呢？若將勾選任課原因為「所學專業」的 85 位教師再依主要研究領域分類可以發現，主要研究領域為「翻譯研究」者 57 位，約占 67%，另有 28 位研究領域非「翻譯研究」者，約占 33%。此 28 位教師所填答的研究領域包括語言學（含語言教學）10 位、外國文學 6 位、文化研究 4 位、傳播學 2 位，其他領域及未填寫合計 6 位。

再與學經歷對比，則可以發現前述 28 位主要研究領域並非「翻譯研究」，且任課動機為所學專長的教師中，有 7 位獲有國內外翻譯系所畢業證書，2 位曾修習非學分制翻譯訓練課程、1 位獲有日本商務口譯證照、另有 1 位為教育部翻譯能力檢定筆譯合格。其餘 17 位並無任何國內外翻譯系所畢業證書，也沒有參加過任何非學分制翻譯訓練課程或翻譯能力檢定證明，主要的研究領域也以語言學（含語言教學）及外國文學為主。

綜合前述兩項分析，由教師主觀認定可以看出，翻譯研究與語言學（含語言教學）及外國文學的關係仍然十分密切，仍有許多翻譯教學人力來自語言學（含語言教學）及外國文學背景。更重要的是，這些老師並不是因為配合系所指派或發展方向才擔任翻譯課程，而是主觀認定翻譯課程符合其所學專長。

（五）教師實務經驗：超過 82% 的教師具有翻譯實務工作經驗

論及翻譯實務工作經驗，填答者中僅 26 人表示從未從事筆譯或口譯工作，占整體 17.8%，具有實務經驗者則以資深人員居多，多達半數的年資在 10 年以上，總計 73 人。由表 9 可見，前人研究發現翻譯教師多半沒有翻譯實務經驗（行政院新聞局，2004；何慧玲，1999）的狀況，似乎已經有相當大的變化。本次調查發現高達 8 成翻譯教師皆為實務工作者，而且超過 65% 有 6 年以上的經驗。

表 9

受訪教師從事口譯／筆譯實務工作的時間及人數分析

工作時間	人數	百分比 (%)
0 年	26	17.8
1 年以上 - 未滿 3 年	13	8.9
3 年以上 - 未滿 6 年	12	8.2
6 年以上 - 未滿 10 年	22	15.1
10 年以上	73	50
整體	146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問及翻譯工作領域，人文學科為最大宗，社會人文共 75 人（62.5%），其次為文史哲，共 66 人（55%）；其餘如經貿、新聞、科技等領域皆不到半數，法律、醫藥、保險等更為稀少，詳如表 10。與表 7 比較發現，翻譯教師絕大多數皆偏向人文學科的研究，尤以語言、溝通、文化等面向的研究為核心，實務上也多涉獵文史哲、社會人文等領域。此現象或許與翻譯為語言轉換有關，甚至開課系所類別也有影響。兩種語言能成功搭起溝通媒合的橋梁，其中必然涉及文化互動的議題，自然也吸引了許多文化研究的學者關注。

表 10

受訪教師從事口譯／筆譯實務工作之領域及人數分析（可複選）

工作領域	人數	百分比 (%)
社會人文	75	62.5
文史哲	66	55
經貿	48	40
新聞	35	29.2
科技	29	24.2

（續下頁）

表 10

受訪教師從事口譯／筆譯實務工作之領域及人數分析（可複選）（續）

工作領域	人數	百分比 (%)
法律	19	15.8
醫藥	19	15.8
生物	12	10
其他	7	5.6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六）教師教學年資：資深者為教學主力

填答者教學年資分布大致平均，人數最多為 10 年以上的組別，共 48 人，占 32.9%，最少為未滿 1 年的新進教師，僅 6 人，約占 4.1%，詳如表 11。將教學年資與實務工作年資交叉比對發現，教學年資未滿 1 年的新進教師全無實務工作經驗，10 年以上的組別僅 4.2% 無經驗，其餘 3 組則大約 2 成；此外，教學年資 6 年以上的教師多半以資深實務工作者為主，10 年以上的教師更高達 93.8% 有 10 年以上的實務經驗。

本次調查有半數的受訪者為 10 年以上的資深實務工作者；若以 10 年經驗為基準分成資深組與資淺組，經統計檢定後發現，翻譯系所教師明顯較非翻譯系所教師資深，而且達到顯著差異水準（ X^2 檢定 $p=0.031$ ）。

二、課程概況

（一）課程類型及語言方向：筆譯課較多，中譯外課程負擔重

146 位填答者中，128 位有擔任筆譯課程，比例高達 87.7%。相較之下，口譯教師人數少很多，只有 66 位，占全部的 45.2%。至於語言方向的比例，詳見表 12：其中中譯外的課程占自身口筆譯課程比例超過 61% 者高達 43.2%。外譯中翻譯課程方面，比例占 41%-60% 者最多，共 53 位，占整體的 36.3%。若與表 5 教師語言組合對照可以發現，儘管臺

灣翻譯教育師資幾乎全為中文母語，但開設的課程仍多半以母語譯入外語為主。

表 11

受訪教師從事口譯／筆譯教學年資及人數分析

教學年資	人數	百分比 (%)
未滿 1 年	6	4.1
1 年以上 - 未滿 3 年	28	19.2
3 年以上 - 未滿 6 年	31	21.2
6 年以上 - 未滿 10 年	33	22.6
10 年以上	48	32.9
其他	41	34.1
整體	146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若將課程依照是否開設於翻譯系所分為兩組，觀察兩種語言方向課程的比例可概略看出不同趨勢。翻譯系所 28 位填答教師中，中譯外及外譯中單向比重超過 81% 者合計約 42.8%。顯示翻譯系所教師約有半數專攻單一語言方向；反觀非翻譯系所，無論是中譯外或是外譯中的課程，都是以比重 41%-60% 的分布（分別占 43.7% 與 37.8%）為最多人。

表 12

受訪教師口譯／筆譯課程中，中譯外與外譯中的比例（以課程定位分類）

系所類別	人數	中譯外課程比例 (%)					
		無	1%~20%	21%~40%	41%~60%	61%~80%	81% 以上
翻譯系所	28	10.7	-	14.3	25	17.9	32.1
其他系所	119	4.2	4.2	6.7	43.7	19.3	21.8
整體	146 ¹	5.5	3.4	8.2	39.7	18.5	24.7

（續下頁）

表 12

受訪教師口譯／筆譯課程中，中譯外與外譯中的比例（以課程定位分類）
（續）

系所類別	人數	外譯中課程比例 (%)					
		無	1%~20%	21%~40%	41%~60%	61%~80%	81% 以上
翻譯系所	28	10.7	28.6	17.9	32.1	-	10.7
其他系所	119	10.1	20.2	24.4	37.8	2.5	5
整體	146 ²	10.3	21.9	23.3	36.3	2.1	6.2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¹ 受訪教師 146 人，其中一位教師同時於翻譯系所與其他系所開課，故總和為 147。

² 同上。

（二）開課年級：大學部高年級課程為大宗

本次調查發現，教師開課比例以大學部最高，共計 179 人次，其中以大三、大四為最多，各自有 55.5% 與 46.6% 的教師開課，其次為研究所，共 53 人次，碩一開課教師為碩二的兩倍，其他類別僅 8 人次（5.5%），詳見表 13。

表 13

受訪教師 101 學年度所開口譯／筆譯課程年級及人數分析（可複選）

年級	人數	百分比 (%)
大一	3	2.1
大二	27	18.5
大三	81	55.5
大四	68	46.6
碩一	34	23.3
碩二	17	11.6
博士班	2	1.4
其他	8	5.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 班級規模：平均班級人數 29 人，總修課學生數超過 3 萬人次

本次調查的教師之中，超過半數表示開設之翻譯課程平均皆在 21-40 人之間，共 75 人，其次則為 11-20 人，有 23.3% (34 位)，再者為 41 人以上的大班制課程，約 19.2%，最少的是 10 人以下的小班課程，僅占 6.2% (9 人)，見表 14。本次調查結果之分布與胡家榮、廖柏森 (2009) 接近，顯示班級規模過去數年來變化情形不大，仍以超過 20 人規模之班級為主。

表 14

受訪教師 101 學年度口譯／筆譯課程之所屬單位與平均學生人數關係

課程所屬單位	人數	平均學生人數 (%)			
		10 人以下	11-20 人	21-40 人	41 人以上
翻譯研究所課程	20	30	30	25	15
翻譯系課程	16	-	25	56.3	18.8
其他系所通識課	2	-	50	50	-
其他系內課程	108	0.9	19.4	57.4	22.2
其他所內課程	10	10	20	50	20
其他系所翻譯學程	12	8.3	25	50	16.7
推廣教育課程	6	-	50	50	-
整體	146	6.2	23.3	51.4	19.2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若進一步將表 13 與課程開設單位交叉比對，則可以發現，除了翻譯研究所，其餘皆以 21-40 人為最主要形式，比例都在 50% 以上，也合乎實際狀況，研究所學生數本來就比大學部少，修習人數自應減少許多。翻譯課程除理論探討，絕大多數皆為實作練習 (何慧玲, 1999; 胡家榮、廖柏森, 2009)，若要顧及教師分配給每位學生的心力時間、學生練習機會與整體教學品質，應比照寫作、聽講等專技課程限制人數，然而本次調查除大學部皆以 21 人以上的大班課程為主，翻譯所以外的

其他研究所也以大班制為主流。翻譯研究所將培養專業／職譯者列為重要目標，重視提供學生大量實務練習的機會，修課人數應不至於過多，但本次調查仍發現有 40%（8 位）教師表示課程的學生數在 21 人以上，3 人更負責 41 人以上的大班課。

在取得班級人數調查結果後，可以採用中位數加權平均的方式求得班級人數平均值，41 人以上則以 50 人為中位數。經過計算，加權平均班級人數為 29 人；再根據母體調查結果，101 學年度開課數為 1,055 堂課，依此可以保守推估 101 學年度修習翻譯課程之大專校院學生人數超過 3 萬人次。

三、教學目標

（一）優先目標：訓練翻譯技巧

填答者就所開課程的教學目標排定之整體優先程度，詳如表 15，填答者有高達 69.9% 認為「訓練翻譯技巧」應列為最優先目標，再者為認識翻譯與學習外語，各占 45.9% 與 44.5%。交叉比對翻譯系所與其他系所教師勾選的結果後發現，平均而言，翻譯系所教師更重視技巧訓練，78.6% 列為第一要務，非翻譯系所教師「非常重視」之比例則為 68.1%。學習外語方面，非翻譯系所共 47.1% 的教師勾選「非常重視」，翻譯系所教師則降至 35.7%；翻譯研究所教師「非常重視」之比例更進一步降至 25%，顯示就算是翻譯系所，系與所兩個層級教師的重心似乎也不盡相同。認識翻譯方面，非翻譯系所教師重視的比例略高於翻譯系所，分別為 47.1% 與 39.3%。

此結果也可以與何慧玲（1999）調查所得之課程三大目標：熟悉口譯之技巧、加強英／外文之口語表達能力及提升英／外文之理解能力相互對照比較，顯示兩者有共通之處。若再與胡家榮、廖柏森（2009）調查口譯教師之結果相互對照參考，也可以發現類似的狀況。該研究調查所得出之結果顯示最重要的教學目標為：1. 激發學生對於學習口譯的興趣；2. 培養學生溝通的自信和能力；3. 教導學生掌握語言和文化的轉

換；4. 具備基礎口譯技巧；5. 增進口語表達能力。由於問卷內容不盡相同，調查對象也有差異，因此三者無法直接進行比較，但是仍可以看出具備基礎口譯技巧和增進口語表達能力兩項為共同重視的目標。

表 15

受訪教師就所開課程之教學目標排定整體優先程度（可複選）

教學目標	人數	最優先 (%)	次優先 (%)	普通 (%)	可不列入 優先(%)	必不列入 優先(%)
訓練翻譯技巧	146	69.9	26	4.1	-	-
認識翻譯	146	45.9	32.9	16.4	4.1	0.7
學習外語	146	44.5	35.6	13.7	6.2	-
瞭解翻譯理論	146	13.7	35.6	27.4	16.4	6.8
培養職業譯者	146	11	28.8	36.3	16.4	7.5
培育翻譯師資	146	2.7	8.9	27.4	40.4	20.5
其他	3	66.7	-	33.3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理想翻譯課程型態：應能提供實作，加強外文能力、翻譯技巧，採取小班教學

理想的翻譯課程究竟該包含哪些要件？填答教師同意程度最高者為應讓學生有充分實作練習，勾選「非常同意」之比例達到 68.5%。其次為能提升學生外文能力，約 66%；再者為小班教學與翻譯技巧學習，比例則各為 65.7% 及 64.4%，詳見表 16。

若劃分為翻譯系所與非翻譯系所，針對實作與提升外文能力方面，重視程度相差無幾，僅翻譯系所略高。至於小班教學、翻譯技巧習得與提升中文能力，都是翻譯系所高出 15% 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翻譯系所有 66.7% 的教師非常同意將拓展專業知識納入，但非翻譯系所僅 36.2%。另外，翻譯系所也特別重視教師是否具備實務經驗，比例高達 70.4%，相比之下非翻譯系所僅 47.8% 非常認同。

表 16

理想的翻譯課程目標及要件同意度

課程目標及要件	人數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	普通 (%)	同意 (%)	非常 同意(%)
學生能有充分實作練習	143	-	1.4	4.2	25.9	68.5
提升學生外文能力	144	-	0.7	5.6	27.8	66
小班教學	143	1.4	2.1	4.9	25.9	65.7
學生習得翻譯技巧	146	-	0.7	1.4	33.6	64.4
提升學生中文能力	144	-	0.7	11.8	32.6	54.9
啟發學生學習翻譯之興趣	143	0.7	-	7	37.8	54.5
教師具備實務工作經驗	142	-	2.8	9.9	35.2	52.1
課程內容與實務緊密結合	142	-	-	10.6	38	51.4
學生習得翻譯工具使用方法	142	1.4	2.1	11.3	35.2	50
教師與學生充分互動	143	-	1.4	4.9	44.8	49
拓展學生專業領域知識	143	-	2.8	17.5	38.5	41.3
提升學生一般知識程度	143	-	-	13.3	46.9	39.9
學生習得翻譯理論	145	1.4	7.6	33.1	38.6	19.3
其他	19	15.8	-	31.6	10.5	42.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 教學內容：翻譯系所較重視翻譯技巧；一般系所較重視語言能力

整體而言，63.7%的教師認為教學內容應以語言能力為最優先，其次則為口筆譯技巧，占61%；其他市場所需的實務技能或知識則比重

明顯較低，詳見表 17。然而，交叉比對各系所發現，翻譯系所教師仍較重視翻譯技巧，75% 都認為應最優先傳授，遠高於非翻譯系所教師的 57.1%；語言能力方面，翻譯系所則降至 46.4%，遠低於一般系所的 68.9%，其中翻譯所更只有 35%，翻譯系則與一般系所較為類似，達到 62.5%。根據表 15，無論是否為翻譯系所，翻譯技巧都是公認的首要教學目標，然進一步調查實際教學的內容，卻發現一般系所與翻譯系教師仍以教語言為優先，僅翻譯所教師將翻譯技巧放在首位。

至於其他其他教學內容，統計檢定結果顯示，比起非翻譯系所，翻譯系所教師更注重「培養職業譯者」。此外，兩類教師也於「專業領域知識」一項出現顯著差異，翻譯系所教師將之列為最優先之程度顯著較高。除此之外，大多受訪教師都以提升語言能力為課程主要目標，符合何慧玲（1999）及胡家榮、廖柏森（2009）調查之結果，而只有翻譯所特重傳授翻譯技巧訓練。雖然表 16 顯示非翻譯系所首重語言能力，翻譯系所側重翻譯技巧教學，但從表 17 可見，若論及理想的課程，翻譯系所重視語言能力的程度高過非翻譯系所。

表 17

受訪教師翻譯課程「教學內容」排定整體優先程度（可複選）

教學內容	人數	最優先 (%)	次優先 (%)	普通 (%)	可不列入 優先(%)	必不列入 優先(%)
語言能力	146	63.7	30.8	4.8	0.7	-
筆譯／口譯技巧	146	61	36.3	2.7	-	-
專業領域知識	146	21.2	43.2	26.7	7.5	1.4
專業倫理	146	15.1	26.7	37	17.1	4.1
翻譯輔助工具能力	146	11.6	32.9	34.2	14.4	6.8
翻譯理論	146	11	36.3	34.2	13.7	4.8
口筆譯市場實務	146	7.5	25.3	39	21.2	6.8

（續下頁）

表 17

受訪教師翻譯課程「教學內容」排定整體優先程度（可複選）（續）

教學內容	人數	最優先 (%)	次優先 (%)	普通 (%)	可不列入 優先(%)	必不列入 優先(%)
專案管理能力	146	2.1	12.3	34.2	39	12.3
其他	2	100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伍、綜合討論

一、教師對翻譯專業看法多元

以往翻譯教學最為人議論之處，在於多數教師並非實務從業人員，導致課程內容甚至是原則觀念皆與產業所需或真正的翻譯有所出入。行政院新聞局（2004）調查便發現翻譯專業之教師僅兩成左右，多少證實了此項論述的真實性。此情形目前似乎已有改善，本次填答者中高達 58.2% 勾選翻譯為所學專業；然而進一步檢證其「專業」依據，卻發現持有翻譯學位者僅 28.1%，納入所有培訓與證照資格，仍只有 49% 左右。此間落差究竟從何而來？究其原因，或可因為翻譯為新興學科，因此自始至終便以此為研究領域者不多，許多皆由語言、教學、文化領域轉入翻譯領域從事研究；經前文分析，可以得知受訪教師對於何謂「翻譯專業」並無明確的共識。舉例來說，部分認為翻譯為所學專長的受訪者並沒有翻譯系所相關學位，也沒有任何翻譯相關訓練的經驗。教師接受培訓的時間長短也有差距，由 2 至 150 小時各異，不同證照考試難度也有所別，有些更只是翻譯比賽的獎狀；是否受過單次培訓或取得某張證照、獎狀便代表「專業」，實難一概而論。出現此狀況的另外一種可能原因是翻譯研究本身即帶有跨領域特性（Venuti, 2012），翻譯研究與許多相

關領域互動十分密切，包容性也較強。因此，廣義而言，翻譯專業的確也能夠與其他學術領域相輔相成。

二、教師具翻譯實務經驗有助提升教學效能

本研究曾舉行教師訪談，並於後續研究計畫進行業界訪談（陳子瑋等人，2014）。經過討論職場能力與經驗應如何融入課程後，逐漸衍生對於「翻譯教師是否應該具備實務經驗」的討論。本項討論的重點在於翻譯教師的翻譯實務經驗是否能讓學生習得應有的技能及知識，以使學習過程更為順利。許多位受訪者認為教師應具備實務經驗，主要的原因是如果實習或產學合作為翻譯教育必要項目，而其目的又在於使學生能具備進入職場應有的能力，則不具備翻譯職場實務經驗的教師可能無法妥善引導學生學習，或無法於適當時機提供學生必要的諮詢及輔導。此論點與 Krajcsó（2011）主張翻譯學校畢業生除翻譯技能外，也應該具備社會能力（social competence）之想法一致。

除了知識以外，應該有經驗支撐，這是非常實務。比如說，他除了基本架構的理論，在他是一個專業老師來說，這是基本的，基本之外你應該，因為這是兩輪，你的經驗，我覺得透過你的經驗會帶動學生的學習意願。你如果很空泛的只有講理論，他會覺得，喔，原來就只有這樣而已。但你如果說有經驗作基礎的時候，你在課堂上會偶爾把實際的案例分享出來，學生會覺得很有趣，原來翻譯是這樣子的，會帶動學生的 motivation。我是覺得應該要有實務……如果說有實務經驗，他知道我們這個工作，這樣的一個領域，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專業條件，和人格特質。如果說他有經驗的話我相信，當然我所謂的有經驗是水準合格的，而不是那個有經驗只是教出來讓人傻眼的那種經驗，那種經驗就是我們一般認同的是具有專業經驗累積的這些老師。那我相信透過他自己的經驗，他知道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他也可以給學生一些

適當的意見。（受訪者 D，焦點團體訪談）

換言之，受訪者認為翻譯教學之範圍應該不限於翻譯技巧，而應該包含其他翻譯職場各領域能力之培養。要達成此目的，教師本身應該對於職場有所認識，才能對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協助其所遭遇純粹翻譯技能之外的學習層面，啟發學生學習，甚至包括給予適才適性的技能發展及生涯規劃指導。

那我覺得……作為老師是要去觀察這個學生有沒有這方面的天分，然後再來引導他往什麼方向去發展。其實我們翻譯東西也很多並不是每個學生都能夠適合，假如說翻譯書，有的人他翻譯書很適合，但是叫他去翻譯法律文件，他不見得懂。假如這個老師已經具備實務經驗，最好，但是老師也不可能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所以我覺得當老師最主要是要去發掘這個學生的性向，他以後可能往哪一方面發展比較好。我覺得這方面反而是作為老師比較需要的一個條件。（受訪者 G，焦點團體訪談）

這些東西都是你實際上碰到之後，你才會知道說我怎麼樣去權衡、去因件制宜，那這個東西可能是學校裡面不太容易去學到的，或是說老師如果本身比較沒有跟業界配合，他可能也不會覺得說這很重要。（受訪者 J，焦點團體訪談）

由前述受訪者之意見可以發現，教師具有實務經驗至少可有兩個優點。第一、教師實務經驗可以轉化為教師對於翻譯產業實務工作的認識，可以於必要時較正確判斷學生未來發展方向，提供學生比較確實的協助；第二、教師專業經驗可以融入教學，使得翻譯實務訓練更能切合業界的要求，讓學生具備業界真正需求的能力，學生由學校銜接職場的過程也能更順利。事實上，主管機關亦重視教師之實務經驗。根據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規定，「具實務經驗教師」係指教師擔任教師前，累計至少具有二年相關專業工作經驗，或最近三年具有累計

半年以上與企業合作之實務經驗或產學合作案（教育部，2013b）。如果該計畫可以發揮預期效益，則能將業師的實務經驗轉化為知識移轉給學生，有效提升產學合作效益。

至於翻譯教學是否也適用此原則，應該可以由表 15 進行推估。表 15 顯示無論是否為翻譯系所，翻譯技巧都是公認的首要教學目標。如果學習翻譯技巧的目的是培育專業能力，則至少翻譯課程的此項目標是實務取向，因而教師具備翻譯實務經驗可以推論為具有正面助益。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全國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普遍開設翻譯課程，且修習翻譯課程之大專校院學生人數眾多。相較於行政院新聞局（2004）及胡家榮、廖柏森（2009）之研究結果，可以得知翻譯課程及翻譯人才培育已有大幅增加趨勢，人才培育主管機關應予以重視。

一、翻譯課程教師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翻譯課程教學主力為專任教師（75.3%），與行政院新聞局（2004）之調查結果，已有顯著不同。針對翻譯課程是否由相關領域教師擔任的問題，本次 49.3% 的教師對翻譯研究多有涉獵，其次為語言學及語言教學，再者為外文文學與文化研究，大部分都與口筆譯相關。年資方面，教學年資分布堪稱平均，10 年以上 32.9%，未滿 1 年之新進教師僅 4.1%，其餘 3 組人數在伯仲之間；實務年資則以資深者為教學主力，無翻譯實務工作經驗之教師僅 17.8%，10 年以上則恰好半數。本次調查對象超過 9 成 5 為中文母語，儘管中譯外課程數量多，仍以中文母語師資為主軸，負擔沉重。此外，翻譯課程大多開在大學部，大三、大四課程最多，各年級課程人數普遍在 20 人以上，即便如翻譯所這種人數較少且重實作的單位也有大班課程；硬體設施普及率最高者為語言教室，口譯教室、影音、書籍軟體資源等則較為匱乏，有些教師

甚至反映沒有任何可用的硬體資源，在在顯示翻譯課程數眾多，但軟硬體支援與教學環境及條件仍有待改善。

二、翻譯課程教學目標

本研究將近 7 成受訪教師認為，訓練翻譯技巧為課程教學首要目標，其次為認識翻譯與學習外語，顯示受訪教師仍將翻譯課程定位為技能導向。然而，論及實質教學內容，翻譯仍是非翻譯系所教師教導學生學習外語的主要工具，統計分析也顯示翻譯系所更重視技巧訓練。絕大多數的受訪教師皆同意，理想的翻譯課程應包含翻譯技巧、實作練習、提升外文能力與師生充分互動，但專業倫理與科技、專案管理等產業必備能力卻普遍不受重視。

總結而言，現今臺灣大專校院開設翻譯課程的數量相當多，顯示翻譯教育已逐漸脫離高等教育的邊陲地帶；翻譯課程數量激增，除了需要考量教學內容與教學目標如何安排之外，連帶引發的問題即為是否能夠覓得適任教師。與先前的研究相較，本次調查顯示師資部分已逐漸改善，不僅教師的研究領域能有所配合，絕大多數受訪教師也都具備實際翻譯工作經驗。教學目標方面，無論是否為翻譯系所，似乎都以翻譯技巧與語言能力為加強重點，只是翻譯系所更著重技巧層面，也更專於培育專職譯者。此次調查結果清楚勾勒出了臺灣大專校院翻譯教育的概況，可作為後續研究及翻譯人才培育政策推動之參據。

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雖採全查方式以國內所有大專校院翻譯教師為調查對象，但問卷回復率為 30% 左右，統計推論有其限制。此外，囿於研究時程經費考量，訪談無法邀約更多教師參與，因此無法以質性資料輔助說明每項量性數據，殊為可惜。此次調查為基礎研究，有鑑於規模過大，問卷回收不易，而且同一教師可能教授多門課程，但因問卷限制導致各種課程重點不一卻無法凸顯，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改以領域為單位，或將課程類型納入分析變項，並多輔以質性訪查，從各種資料交叉檢證量性趨勢能否準確反映教學機構的真實現況。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王珠惠（2003）。大專口譯課程教案設計及實踐。《翻譯學研究集刊》，8，181-195。
- 中國翻譯協會（2014）。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培養單位名單。取自 http://www.tac-online.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_wap&a=show&catid=413&id=1255
- 中國翻譯協會（2015）。翻譯本科專業學位培養單位名單。取自 http://tac-online.org.cn/ch/tran/2010-10/12/content_3765916.htm
- 行政院新聞局（2004）。臺灣翻譯產業現況調查研究總結分析報告。行政院新聞局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GIO-CH-BO-93-109-I-1）。臺北：作者。
- 何慧玲（1999）。臺灣大學應用外語科系口筆譯教學概況與分析。《翻譯學研究集刊》，4，121-156。
- 何慧玲（2003年8月）。A Report on Translation Policy & Education in East Asia。「東亞地區語文使用與教學現況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宋書聲（2007）。中國翻譯產業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載於尹承東（編），《翻譯產業經營論集》（頁1-5）。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李亭穎、廖柏森（2010）。臺灣大學生對於口譯課程看法之探討。《翻譯學研究集刊》，13，255-292。
- 李翠芳（1996）。大學部口譯課程的教學規劃。《翻譯學研究集刊》，1，117-140。
- 李憲榮（2006）。在臺灣設立翻譯學系大學部的問題。《國立編譯館館刊》，34（3），59-66。
- 林慶隆、劉欣宜、吳培若、丁彥平（2011）。臺灣翻譯發展相關議題之

- 探討。編譯論叢，4（2），181-200。
- 胡家榮、廖柏森（2009）。臺灣大專中英口譯教學現況探討。編譯論叢，2（1），151-178。
- 苗菊、王少爽（2010）。翻譯行業的職業趨向對翻譯碩士專業（MTI）教育的啟示。外語與外語教學，3，63-67。
-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2013年6月10日）。應用英語系口筆譯碩士班系所導覽。取自 <http://www.eng.nkfust.edu.tw/files/11-1037-163.php>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2013年6月18日）。翻譯研究所系所簡介。取自 <http://www.giti.ntnu.edu.tw/>
- 教育部（2013a）。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取自 <http://ws.moe.edu.tw/001/Upload/3/RelFile/6315/6919/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pdf>
- 教育部（2013b）。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取自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7/702399/ceba3428-e2c6-4507-b505-7ade307963e9.pdf>。
- 陳子瑋、林慶隆、彭致翎、吳培若、何承恩、張舜芬、廖育琳（2012）。臺灣翻譯產業調查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專案研究報告（編號：NAER-100-12-F-2-01-00-2-02）。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 陳子瑋、林慶隆、彭致翎、吳培若、林俊宏、何承恩、張競元（2014）。臺灣翻譯產學關聯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專案研究報告（編號：NAER-101-24-F-2-05-00-2-03）。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 陳瑞山（2014）。以技術報告作為口筆譯學術審議要件之探討。編譯論叢，7（2），155-170。
- 馮國扶（2012）。從翻譯產業看國家編譯之發展。編譯論叢，5（2），201-205。
- 楊承淑（1996）。「口譯入門」課的教案設計、修正與評鑑。翻譯學研究集刊，1，163-182。
- 楊承淑（1997）。我國碩士班口譯課程規劃與模態建立。翻譯學研究集

刊，2，17-27。

楊承淑（2000）。*口譯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廖柏森（2003）。探討翻譯在外語教學上之應用。*翻譯學研究集刊*，8，225-244。

廖柏森、徐慧蓮（2005）。大專口譯課是否能提升學生口語能力之探討。*翻譯學研究集刊*，9，313-332。

劉靖之（2001）。香港的翻譯與口譯教學：回顧與前瞻。*翻譯學研究集刊*，6，189-224。

鄭曄、穆雷（2007）。近 50 年中國翻譯教學研究的發展與現狀。*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18（5），60-62。

穆雷（2007）。翻譯碩士專業學位：職業化教育的新起點。*中國翻譯*，4，12-13。

穆雷（2008）。建設完整的翻譯教學體系。*中國翻譯*，1，41-44。

戴碧珠（2003）。臺灣各大學英文系及應用英文系筆譯教學現狀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臺北縣。

英文文獻

Katan, D. (2009).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A global survey of the great divide. *Hermes*, 42, 111-154.

Kiraly, D. C. (1995). *Pathways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process*. Kent, OH: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Krajcso, Z. (2011). Fostering social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abel*, 57(3), 269-282.

Li, D. (2002). Translator training: What translation students have to say.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47(4), 513-531.

Li, D. (2007). Translation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Views of administrators of translation services. *Target*, 19(1), 105-133.

- Takeda, K. (2012). The emergenc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in Japan. In N. Sato-Rossberg & J. Wakabayashi (Eds.),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Japanese context* (pp. 11-32). London: Continuum.
- Tan, Z. X. (2008). Towards a whole-person translator education approach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on university degree programmes. *Meta*, 53(3), 589-608.
- Venuti, L. (2012).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